

甚至直言道「漢化是汙名，需要被洗刷」。重新找回自己達悟族的身分，不只反映在作品上，他更身體力行返回傳統達悟族的生活樣態：親手製作魚槍、造船捕魚、種植芋頭，一年四季遵循飛魚的曆法，日常種種便如實地反饋於創作上。以蘭嶼為主體，夏曼·藍波安擴展出新的創作領域，曾經文字的荒蕪，讓族人們窒礙難行，但現在他以筆為槳、以紙為舟，認清海就在眼前，前方就有路，他無所不往，甚至遠征至南太平洋群島，每一次的創作皆是自離島不斷地「離島」，來回反覆實踐。

透過夏曼·藍波安的作品，達悟族的語言、神話、傳說、信仰及生活形式一一躍然於紙上，雖然讓我們略感陌生，卻認識到更為開闊的世界觀、宗教觀乃至於宇宙觀，充分展現其創作中富含豐厚的達悟族及海洋文化底蘊，吸引無數讀者無限嚮往。這樣的獨特魅力浪潮，同樣席捲至海外，夏曼·藍波安多部作品翻譯為各國語言，行銷至全世界。夏曼透過身體實踐，藉由文學創作，完成自我的尋根之旅，亦找回原有的文化自信，徹底貫徹自己的文明自己定義，他的身影堅毅且令人印象深刻，他是夏曼·藍波安，他歸屬於海洋，他寫的是「夏曼·藍波安文學」。

陳列



圖5 陳列

拾起一片歲月殘骸，以靈魂與文字燒鑄

時隔十年，陳列以《殘骸書》回歸文壇，作品一如既往文風質樸乾淨、內斂沉穩，在他的創作之下，歲月如河、靜靜流淌，然而在平靜的河面之下，各股文字形成的暗流不停地衝擊讀者的心房，冷不防便使之潰不成軍。是以《殘骸書》一出，接連獲頒「台灣文學獎」金典獎年度大獎、第7屆「Openbook好書獎」年度中文創作以及第43屆「吳三連獎」文學獎散文類等獎項，《殘》作的文字魅力漫淹文壇、無人能擋。《殘骸書》是陳列將自身於白色恐怖時期身陷囹圄的個人遭遇，在經過長時間沉潛後的緩慢輸出；與前作《躊躇之歌》相對應，《殘》作彷彿是《躊》書中5篇散文外的續章，時間段介於〈歧路〉與〈藏身〉之間，填補上讀者曾經疑惑過時序上的空缺，陳列花了10年的時間替我們解惑。然而自身之惑呢？面對如此的政治創傷該如何去憶往、去陳述，陳列耗費了50年，不是不願寫，而是不知該如何書寫，畢竟「回憶確實是會傷人的」。

回憶之所以傷人，是因為曾經整個人由

內到外、從肉體到精神都遭戕害過，人就這麼「壞掉」了。《殘骸書》亦是破碎之書，「整個人生彷彿碎掉了，是的，碎得四分五裂，不只是生活節奏、思緒與回憶也碎片化。」想要透過寥寥晨星的字句再將記憶、人生拾掇起來，妄想拼湊回原本的自己，談何容易也強人所難，更遑論試圖以文學為歷史代言，這些文字的產出只求一切惟心而已，為自己至今仍隱隱作痛的心，紛亂矛盾的思緒找一個棲身之所。是故《殘骸書》不論在視角上或是感受上總可見不斷懷疑與模稜兩可的立場，甚至篇章結構上顯得零落而非次序分明，一來是因為歷史事件本身過於複雜，即便身處其中也難以敘明。再者，是時間與空間作用在同一人身上，面臨不同時空環境所造成的落差，作者當時的身分是遭關押的受刑人，觸目可及的範圍有限，這是空間的限制；於今雖能自由出入各個不義遺址，然時移事往，環境原始樣貌早有所改變，再加上記憶本身備受考驗，這是時間的消磨。文中聲聲自我質疑的詰問與嘆息，將所有一切變得曖昧不明，萬事萬物似乎皆可疑起來，緣於此卻也讓思考變得異常深邃。

陳列的創作量少質精，至今僅5部散文集以及一部兒童文學作品，且每一部作品間隔期長，是歷經不斷醞釀與打磨，最終厚積而薄發的上乘之作。而他始終以散文為主，以己身為度觀察世事及反思歷史，卻不因涉及私人而放縱筆鋒，下筆仍自制含蓄，即便如《殘骸書》這般講述「從靈魂深處被剝掉一層，被損傷的，永遠不會好的」切身經歷，文字處理上依舊字字斟酌，「任何的感受都須小心翼翼，避免落入感傷裡，」因為陳列並不想踏上訴諸悲情、無限傷懷的路線，更

無替歷史解釋、為他人代言之企圖，因此他將此作定調為「殘骸」，是他僅能為眾人獻上事實的殘骸、自身靈魂的殘骸，只盼世人能與此共情。正是這些質樸的文字閃耀著盈盈如鑽的碎屑，沁人心扉，每每閱讀陳列作品，不免被感染一二，情被勾得不知所起，隨之載浮載沉，只得一再寄寓於作品中，一往而深。